

# 岁华晴影

周汝昌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S U I H U A Q I N G Y I N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岁华晴影 周汝昌随笔

周汝昌 著 周伦苓 选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栖霞路333号 邮编 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50千字 插页5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10000

---

ISBN 7-80627-140-6 I·58

定价: 19.00元

---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也是《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之一种。

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 88 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作者以深厚的文学功底，结合其治学研究的经历和感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许多令人回味与深思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研读和考证上，更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文化执著追求的心路历程。

全书于平淡之中见深长，无论是谈艺论诗，还是记事忆人，都直率真切、语言亦庄亦谐，极富感染力。

## 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信漫性”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羨林先生诸前辈“平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

自己赋性散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竿”之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集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文中则不作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晒我“不通”。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自学作七绝诗就有一句“簷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纸写专栏随笔又叫做“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清明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谈何容易——第一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

得意的“白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不好写些“白话文”，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文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选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苓出力，出版社责编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敬表谢忱。

周汝昌

于丙子清和月

目  
录

序..... 1

随笔与掉书袋..... 1

读书似水能寻脉..... 5

文采风流..... 7

对待书的方法和

    态度 ..... 11

读书与治学 ..... 15

艺术古今杂话 ..... 20

八旗文赞 ..... 26

漫话“工具书” ..... 29

诗文化 ..... 31

文之思 ..... 35

诗人什么样子 ..... 39

悲剧性人物——漫画家 .....	42
潇洒意如何 .....	45
羡鱼 .....	49
谈笑 .....	53
谈哭 .....	56
挤和捧 .....	60
虚字和实字 .....	64
念半边字及其他 .....	68
京剧之思 .....	71
缘话 .....	77
多少楼台烟雨中 .....	81
逢年到节系人思 .....	85
太原随笔 .....	88
女士颂 .....	92
四通八达百和祥 .....	96
新秋漫笔 .....	98
妙语与妙人 .....	102
毫厘之差 .....	106
不悔一知愧 .....	110
少年书剑在津门 .....	116
何限深情 .....	120
我和胡适之 .....	126
自家的癖性 .....	132
我与红楼有夙缘 .....	136
我的笔 .....	140
看画与观化 .....	143

《三国》补诗与《西游》骈语·····	147
岂敢岂敢·····	150
“恨水两埋肩”·····	153
青石板的奥秘·····	156
雪芹曾客“富儿”家·····	160
长安·种玉及其他·····	163
普度寺·福佑寺·克勤郡王府·····	167
龙年与曹雪芹·····	169
雪芹遗物·····	174
红楼竞亲历·····	178
上元佳节访芹居·····	182
“红楼”本是燕京典·····	184
从红楼到康熙·····	187
绛珠草·文化教养·····	190
不敢提芹字字清·····	193
世事无如纠谬难·····	195
“六朝人物”说红楼·····	198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	201
雪芹·水星·红祠·····	203
芹庙·芹像·红楼升官图·····	206
藕香名榭在津门·····	210
万安山访古刹·····	212
太平湖梦华录·····	216
字比巴斗大·····	222
金陵红楼女·····	230
翰墨缘·····	232

什刹海边忆故交——记张伯驹先生轶事·····	235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238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242
中华文化八千年·····	247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祐昌·····	251
黄氏三姊妹·····	255
海外红友小记·····	259
渊渊鼓音·····	266
海大道·柳劫·皇会·····	271
曹寅题画与天津鉴藏家·····	275
王维·年画·美容院·····	278
《岁华纪丽》与“热爱生活”·····	282
图书馆·齐如山·红楼秘本·····	287
哈门鸭儿的·····	291
老掌柜的·····	294
黄叶村·小蒸食·蒲包·····	298
腊鼓催年 人天同庆·····	302
因粽叶想到“人大”提案·····	307
“对对子”的感触·····	311
教学是一门艺术·····	313
岂止“胜读十年书”——读唐君毅先生 论中西文艺精神之不同而有感·····	319
翻译的慷慨和“乱来”·····	324
深刻的不幸·····	327
读“史”有感·····	331

城·红楼茶社·三毛.....	334
跋语.....	339
校后记.....	341

## 随笔与掉书袋

随笔与掉书袋，好像天生不相合套，有点儿“矛盾”——在“子平学”中就是“犯六冲”的关系。即曰随笔，那何必诗云子曰，引经据典？若一繁征博引，那“随笔味儿”即使不变，也要大减了。它们两“家”难以并存是真的，虽然说不上“势不两立”。

有些人一听掉书袋就摇头——也许摇头是头疼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听“随笔”二字。更多的人是嘲笑掉书袋，连大词人辛弃疾都因此而“虚心接受”了岳倦翁的“批评”，真是其来尚矣！

那么，掉书袋这“东西”就注定是坏的了？

我看也不一定。谁叫咱们中华的文化如此悠久而丰富得惊人呢？从秦火焚烧，以后的无数的浩劫，到今日的书还装满了亿兆的“袋”，则又何怪乎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只要不是为了卖弄炫耀，在需要的时候掉它一掉，应该是“无可厚非”，未必那么可笑甚至可怕，避之如洪水猛兽。

掉书袋，也不一定非具“形式”、“体例”不可，比如列出某书、某题、某册、某卷、某页……一大串，清楚明确（也用以表示“目验”而非“转贩”，其实，标明出处的转贩更多）；不具“形式”、“体例”的掉法儿也不胜枚举。胡适先生反对“用典”，就是反对掉书袋。但是当他自己说他当年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这又算不算掉书袋与用典？且不必说“梁山”一典，就说“革命”吧，如果不是汤周武很早“革”过桀纣的“命”，那胡先生自己用的“革命”一词，又从何来？难道可以说是他自创的“革新”的“白话”？

说到这个词，我想起被关在“牛棚”时，因晚上要吃药，向那位看守的“革命派”姜公申请拿药瓶儿（那是必须放在外屋，现吃现要，我屋里是任何“身外之物”不许有的）。他恶狠狠地吼道：“这不是疗养所，我们是革你的命！”我听了心下暗想，原来我也与纣王有同等的身分资格，岂不大哉。

说到随笔，其实不管你如何地“随”——随时、随地、随事、随境、随想、随感……也还是不知不觉地要掉几回书袋的。小例不用多举了，我只说一句总话吧：我们中华的汉字，即大家写“随笔”用的文字，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号的大书袋。你不掉进它去，那你文章怎么写成的呢？

随笔的“随”，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对不起，我这就先得一掉。

书袋是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里说了的：“随，从也。”

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跟着走”。好比排着队次第行进，你不能掉队，也不能挡后边的人走，更不能“走自己的路”——所谓“另辟蹊径”，那就不是随了。

因此，随也就有了随顺、随和的涵义。

这不有点儿太“被动”了吗？不然的。据《易经》上讲，“随”乃第17卦的卦名，震下兑上，是个吉卦。儒师的解释说，随有两重意蕴：一是让自己随从众人，二是让众人随从自己，谐和团结，都

为大家的公益，而不为个人的私利。这种精神可太好了！一点儿也不是个“被动”的问题。

那么，难怪乎《易经》说是“随之时义大矣哉”了。

既然如此，则敢来写随笔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其意义价值就值得重新估量，刮目相视了。

自己跟着人走，而又不等于“被动”，那必然就是心里明白所跟的前行者是个正确的真理正道者。这就不是甘做糊里糊涂的盲从奴役。而能使众人愿随自己而行，又必然须是你自己也是个讲真理正道的人，因为众人也不低智，即不会盲从你。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随”，确非“随随便便”或者“随心所欲”的小事一段，实乃“人际关系”的事，群众之间的事，亦即社会生活的一桩大事。把“随”看小了，“随笔”的市场价格也就不值大钱了。

我说这话，千万别误会，以为我是对随笔的“稿酬标准”有所不足而借题发挥，小题大做。

旧时在戏台上拉胡琴的，鼓书园子里弹弦子的，都没有福分享到今日的美称，叫做“伴奏艺术家”，只叫“随手”——梅兰芳先生的文章里就还这么用。虽说是“随”，可要紧极了，比如梅先生他若没有徐兰沅、王少卿，简直唱不了戏，更成不了名，他没有笛师马宝明，他怎么唱得出那么优美动人的《奇双会》？有一年，尚和玉这位长靠武生大师到天津的天华景戏园去演出，一出拿手的绝活《挑滑车》，那靠把武功架式气魄就不用多说，单说那唱，是昆曲牌子，随手是唢呐小海笛，一曲《上小楼》，“遥望那杀气天高……”真是揭响入云，令人意气昂扬激越，慷慨击节而唤“奈何”！然而你别忘了那位吹唢呐的。他平时只拉胡琴，坐台的开场戏，都是他的活，那胡琴真叫无精打彩，听了让人昏昏欲睡……谁知他一给尚老吹唢呐，那全副的精气神，都透出来了！

那份儿精彩,使得尚老的技术更显神威十倍。由此例(还有很多可举)可见,这“随”可不止是个简单的可有可无的“附加物”,它是一种骨肉、鱼水的关系。也由此我才懂得,中华古语“夫唱妇随”,绝不意味着妇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应声虫,那“随”乃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道理。而人们往往误解了真义。

人们说“随份守常”。鲁智深唱《寄生草》说“芒鞋破钵随缘化”。佛门还有一句话叫做“随喜”,也很有滋味可寻。

这实在够不上“书袋”的规格,可我已经掉了一番。虽不免为大雅方家所哂,毕竟给“随”添了点儿颜色。随笔之身价,是否能因之稍加尊崇?实在难保;但在我自己来说,则书袋虽不广不深,倒是掉过之后比原先的“水平”提高了一些;原先只以为随笔者,和“闲聊”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如今却觉得“随笔”的“随”非常重大起来了。书袋给随笔撑了腰,谁曰不然。

“笔”呢?又怎么掉法?这也大有来历,孔圣曾云:“笔则笔,削则削。”也翻今日之言:该写的写;不该写的,写了也得删去。

这多么好!“随”了之后,再来“笔”之于纸,才可称为文章,而这里面也包含了削的工序,外行人,哪得知哉。

书袋本身,其实并不总是可怕可厌,可怕可厌的只是那“掉”者是个冬烘腐儒,本来好好的书袋也被他掉得一派酸气、腐气和架子气。

若是真有能掉得风流潇洒的能手才人,那就不但不嫌他掉,还巴不得他多掉一番,也是一种“美学享受”,开心益智——我的话题范围当然还是“掉书袋的随笔”,不涉其他“文体”。

——可是,到哪儿去寻这种风流潇洒的“书袋随笔家”呢?我满怀虔敬,盼望能多遇到一些,盼望这些也能被认可算为一个新的“随笔流派”。

## 读书似水能寻脉

1954年之春末，我奉特调由成都四川大学回到北京。川大历史系老教授、诗词名家缪钺先生深怀惜别之真情，作有七律一章见赠，其中一联写道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xiǎn)欢”。

他赞称我的话，实在愧难克当；但读书要能“寻脉”，却是我们两人(忘年之深契)治学上彼此的交流体会，不同于泛泛之词，俗常的套语。

读书要能寻脉，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从一部书来看时，要理会其间的首尾章法，起伏呼应，萦回曲折，放收擒纵，开合跌宕……此为行文赏笔，明义识旨的必由之路，书中有脉，隐显无常，含露不定——是以贵在能寻，方不迷惘。

二是从多部书之间的承传演化关系而寻其脉络，识其意旨。比如说，以《红楼梦》这一部书来说，那要寻起来，其来龙去脉就太丰富了！

先说“去脉”。雪芹之书一经问世，仿、续、补、翻……之作纷纷出现，至于不可胜数（至少可列七八十种之多）！那从嘉庆初年开始，络绎不绝。迨到《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这几部出名的书，没有一部不在“脉”中——李汝珍写100名才女，是正面效颦；文康是反面“对台唱戏”大翻案；刘铁云金针暗度，遗貌取神；“海上花”揭题“列传”实实最得雪芹本怀——因为《金陵十二钗》这个题名之后面原是省去了“列传”二字的（雪芹原书写百零八位不幸女子的“列传”，十二钗仅仅是以“正钗”为代表之义）。这都分明确楚的。

但若回过头来再寻“来龙”，便更有趣了。最早有汉代刘向，创了一部《列女传》；到晋代皇甫谧，他又撰出一部新的《列女传》。这就都是雪芹要写他自己赞美、惋惜、悼念、愤慨、悲痛的一大群“列女”的真正源头启示。

如若不信，那么请君一读清代记载戏剧演员的《燕兰小谱》吧，著者还要正式说明，其选列的人数为何是“七十二”？那是从《列女传》而来的。

中华的“七十二”，是个文化象征数字，意思是“很多很多”，不要拘认是个实数。七十二是“九”的八倍。“九”已代表“多”了，故“四九”三十六与“八九”七十二都运用到《水浒》里去了。四九加八九，正得百零八位——《水浒》、《红楼》，皆取此义（四九、八九，共十二个九。九为阳数，十二为阴数）。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妙谛，如今能理会古代作家的文心匠意的读者也渐渐少起来了，所以对“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十二正钗”、“九十六副钗”的涵义也就莫名其妙，囫囵吞下一个个的大枣罢了。

本文以“数”讲“脉”，其他可悟，所谓“隅反”之理，自不须絮絮琐琐逐一详说。